

作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文并摄

准备上台的赵银光。

她们曾经伤得很重，被骗几万元、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这些伤痕，被她们化成了寓言：“听说公司来集资，利率银行翻几番，大妈一算真喜欢，结果没等三个月，公司关门人走散，各位守好辛苦钱。”

每场演出，赵银光先讲自己的故事，眼睛瞄着观众的表情。当她说被骗104万元时，观众席常常“哎呀”声一片。

有一回，赵银光讲完，有老人问“这是真事吗？”她回答，“你可以去查银行流水和报案记录”。

故事能在台面上剖开了讲，不代表能在家里面放开了说。

赵银光从没和家人细说过被骗钱的事。她至今记得，4年前，自己退休16年了，在济南市老年人大学报了舞蹈班，还担任同学联谊会会长。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进了校园，不时到礼堂做讲座，拉着老人唠家常。

一次老年大学的活动中，这家公司还和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人“撞”在了一起。金融稳定处处长耿浩负责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他先上台，讲了40多分钟，被老人们急着“欢送”下台——大家都等着那家公司上场。

年轻的经理介绍，公司主打的理财产品，每季度最多能有14%的返利。经理还自称，集团公司投资过《人民的名义》，得到发改委专家的认可。一起上台介绍的，还有“律师”和“银行员工”。

包括赵银光在内，不少老人现场登记了信息。后来，他们被这家公司送过红薯、矿泉水、洗衣粉、暖水袋、牙膏……赵银光上下楼，公司的年轻人冲上去架着她，每次活动都有新鲜的水果吃，“真比俺亲闺女都亲”。

他们跟着这家公司去过“毛主席到过”的珍珠泉礼堂，还在山东大厦登台表演，学过寿司制作，看过油菜花。中午吃农家菜，桌上摆着鱿鱼和其他海鱼。

“咱能不相信吗？太相信了。”赵银光是老党员，被那家公司一连串“国家”“政府”的大词唬住，5万元、三四十万元、六七十万元，她一次次交了钱。因为数额大，有人开车带POS机去她家门口，让她钻进车里刷银行卡。

宣传团副团长王雪红是被一句“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实现个人企业双赢”骗到的。有一次她从那家公司楼里出来，正好碰到女儿。女儿问她干什么，她扯了句，“老年大学在里边排练”。

另一位副团长田友娟本来只有存折，每次“公司活动”前去银行取钱，提着装有几万元现金的布袋子。她跟着这家公司办了人生中第一张银行卡。

刚把钱转出去的时候，阿姨们每个月都等着利息到账的信息提醒，捧着手机偷乐，“美滋滋的”。后来，别说利息，连本金也要不回来了。

她们到处维权，折腾了半个月，听说那家公司的资金链断了，熟悉的地方人去楼空。

## 2

“学好宣传手册，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明了。”阿姨们对着围观的人群讲。

站在社区礼堂的讲台上，她们强调自己总结的“五招”：学金融知识、存风险意识、克服贪欲心、有钱存银行、远离相关项目，“招招都好使，一招就管用。”

“存风险意识”还分“三看”“三思”“三不要”。阿姨们斩钉截铁地说，甜言蜜语是别有用心，小恩小惠等同于诱饵，讲座、参观和旅游背后是骗局，至于高额回报那更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下面是陷阱，你去见馅饼，定会掉陷阱。”

曾经，她们被骗后没法原谅自己。听说钱要不回来，赵银光脑袋“轰”地一片空白，过马路差点儿被车撞，被身边人猛拉了一把。她在屋里偷偷哭，不敢和家人说。

田友娟损失了27万元，好几天睡不着，想过自杀，“一辈子算是完了”。她住女儿家，女儿信任她，外孙女的压岁钱交由她保管，“投没了真比丢了还难受”。怕耽误当公务员的女婿，她后来没敢死，但听说身边有“老姐妹”真的结束了生命。

近年来，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稳定处处长耿浩见过形形色色的受骗者，卖了房子无家可归的、夫妻离婚的、老人被孩子赶出家门的、患癌无钱治病的……不仅追不回财产损失，他们也解不开自己的心结。

在实际的案例中，那些老人并不是“看上去就好骗”。有人家中有两位公安人员，有人亲属居省部级职位，有人上世纪就在学校教英文，做了一辈子会计的、退休前是企业干部的……

赵银光和田友娟在等公交车。

## 5

在团里，阿姨们找到了琐碎家事外的另一个自己。

来宣传团之前，她们习惯了接送孙辈、给全家做饭、处理家务。而在上台前，她们会脱下深色运动鞋，换上修身旗袍，涂上眼影、腮红、口红，盘起头发，描根根分明的假睫毛。

有人坦言，在家基本不换衣服，脸都懒得洗。

张爱萍年轻的时候，送儿子学画画、弹电子琴，自己则整日坐在办公室和算盘打交道。如今在宣传团，她拍照、写新闻、给节目做LED背景。偶尔闲暇，才给丈夫包顿饺子冻进冰箱。

于树芳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当声乐班、二胡班班长。她去银行办事，碰见发传单的赵银光，来了宣传团。原本她计划要伺候女儿二胎的月子，就此改了主意。

阿姨们爱穿鲜艳的团服，夏天是红色的短袖POLO衫，冬天是红色的面包羽绒服，秋天是玫粉色的冲锋衣。她们确实红了，在广场、剧院里演，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唱。李学珍去做按摩，被服务员认出来，“你不是电视上的名人嘛”。

好几人在社区评上了优秀党员，于树芳接到参加表彰会的电话时愣了：“我有那么优秀吗？”

沈小平跳广场舞5年了。但宣传团不是公园，“想歇就歇”，她穿着团服，戴着镶金边的绶带，练合唱、发传单、讲课，从家到办公室要一个半小时，倒3趟公交车，她从没迟到过。

阿姨们的日常练习，没有巨大的镜面或高级的音响，她们刷着马桶唱，烧着排骨唱，晾着衣物唱。赵银光让大家自由表演，把看家的本领展示出来。她常盯着人催节目，“弄不出来不能走”。

阿姨们有股“韧劲儿”。一个道理，别人听不明白，她们就一直解释。遇见唱反调的，她们会勇敢驳斥。“防非法集资”宣传是她们的“事业”。

在她们各自的家中，有老爷子开始学做饭了，有小外孙会说“姥姥打击非法集资”

了。她们的新闻出现在家庭群、儿女的朋友圈。田友娟的手机锁屏照片是展示荣誉证书的自己。

100多个女人凑一起，不好管，团员也“抢C位”“争分段”，不如愿的要生闷气。赵银光让她们现场表演，谁好谁上。

她从别的群里学定规矩，总发广告的踢出群聊。迟到的，第一次口头批评，第二次站着唱歌，第三次取消团籍。每小组一周排练一次，她专门强调，不能把家里的小孩带来。

有知名吕剧表演艺术家来参加活动，穿花衬衫挤进统一的团服队伍合影，被赵银光请出去。这位艺术家还有一次给节目当评委，和邻座低头说话，下一场就被赵银光调换了座位。

这位团长还会做荣誉登记本，记下团员的出勤和活动情况，留着年底表彰、发奖状。

团里仅有的10多个男性成员，都不在“管理岗”。赵银光有自己的认识——男性受骗后大多沉默，爱在家附近和邻里下棋。不少人拄着手杖一瘸一拐，耳朵聋，主意还正，跟他们说话“基本靠吼”。

她在老年大学组织活动，发现兴致勃勃来参与的男性多是单身，“人家是来找对象的”，她不想惹麻烦。

所有新来的团员，赵银光都登记了基本信息，留3个月考察。年纪太大她也不要，70岁就是一道坎儿。

管理企业的办法，被赵银光拿来用。除了团长、副团长，这个团还有专业的顾问，分宣讲团、表演团，下设合唱、葫芦丝、时装等小组，都有小组长。

田友娟管考勤，每天在团员名后画“勾”“叉”。宣传团里有38个党员，她们还成立了党支部。团训是：“老有所为，无私奉献，志愿服务，防范诈骗”。

## 6

在济南槐荫公安分局振兴街派出所副所长谢磊看来，非法集资不到一定金额，构不成犯罪。打击这一类公司，主要还靠给潜在的“被害人”摆事实、讲道理。

济南市平安银行舜耕支行是宣传团的挂牌站之一。行长薛虎说，客户有存取款自由

，如果执意要转账，他们迂回提醒。要是电子转账，人不到银行来，柜员们想盯也盯不着。

宣传团第一个挂牌的社区是七东社区，综合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王美华说，社区里有个老太太，家里堆满垃圾，工作人员定期上门清理。老人前年被邻居拉着投资了10万元，好久没有收到利息了。社区帮忙找律师一查，公司早被立案调查，可老人毫不知情。儿女远在他乡，又不信任社区，这样的老人不是个例。

在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稳定处，耿浩的宣传工作最初总是单兵作战。后来，全国各地成立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但职能分散在10多个部门，要形成合力并非易事，一些人不足够了解非法集资特点，一起开会的人员也经常变动。

直到阿姨们的宣传团来了。

济南鞭指巷社区和宣传团合作了3年多。在社区党委书记任梅花的印象里，宣传团来办活动，至少一个月有一回。

截至目前，阿姨们的团已组织各类活动400多次，获奖证书和奖杯塞满三层的办公柜——济南市“三八红旗集体”、济南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等，但赵银光还是最喜欢台下的掌声。